

Lt:Hrs

第211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静好(英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作者简介: 原名王静, 英籍华人。现任联合国《世界生态》杂志顾问, 海外凤凰诗社社长兼双语主编、世界名人会荣誉社长。

宅家日记 Day 236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10月31日的记者会上宣布, 英格兰地区于11月5日起再次实施封城措施, 餐厅和酒吧只可以提外卖服务, 非必要商店必须关闭, 健身房、娱乐等设施一律暂停营业, 民众如果无特别需要必须留在家中。但与年初的封锁不同, 学校将保持开放。约翰逊表示, 病毒传播比预期的要快, 我们别无选择, 必须立即行动; 否则, 医疗系统将不胜负荷, 每天可能有几千人死亡。

自执行第二次封锁以来, 当天气好时, 我们会在中午时间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看云、看水、看野生动物,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秋天的公园色彩缤纷, 秋风吹过, 落叶纷纷扬扬, 像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蝴蝶, 在空中翩翩起舞。地上积满了落叶, 好似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双脚踩在上面, 松松软软, 非常舒适。

立冬了, 公园里各种野果很少了。为了觅食, 松鼠们竟跑到人行道上, 期待游客们的施舍。它们黑幽幽的小眼睛乞求般地望着游人, 甚是可爱。小孩子们最喜欢松鼠了, 追赶着它们, 逗它们玩。

先生自上次感冒以后, 特别注意保护自己了, 他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 也不再在外面买外卖吃了。现在, 我们三餐都在家里吃, 天天自己煮饭, 我有点烦; 但为了健康, 只能这样, 现阶段能够健康活着最重要。幸好先生对吃不是很挑剔, 每天只要有牛排、土豆, 他就很开心; 我喜欢吃新鲜蔬菜, 所以每周还是要去超市采购两次食物。

在第二次封锁的前一天, 即11月4日, 星期三上午, 水道工John再次来到我们家修理Boiler(暖气锅炉)。星期二他刚做了每年一次的维护。在他维护前, Boiler工作得好好的; 但维护后, 星期三晚上Boiler突然坏了, 停止了工作。星期四早上, 先生反复调试暖气总开关, 但Boiler还是不能工作。现在林肯的室内温度只有8-12度, 如果没有暖气, 真是很冷。

先生只好又打电话联系John, John好像知道我们的Boiler会坏似的, 也知道是什么部件坏了, 说他会带来零部件更换。电话中John没有告知零部件价格, 也没说维修报价, 当然先生也没问。

10点左右, John来到我们

家, 他和先生都戴了口罩。我则待在楼上自己的卧室, 为诗友编辑制作投稿。

不到一个小时, 先生来我卧室, 说: “已经修好了, John离开了。”

我说: “很好, 给了他多少钱?”

先生说: “190英镑。” “多少? 190英镑?” 我惊奇地问。

再问: “零部件价格是多少? 人工是多少?”

先生答: “零部件120英镑, 人工70英镑。” “什么? 零部件120英镑? 他换的是什么零部件?” 先生答: “具体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生气了, 让先生带我看John换的零部件。他指给我看John换的地方, 大概是一个控制器, 我说: “这个零部件绝对不要120英镑。” 先生说: “我不知道, John告诉我多少钱, 我就给了他多少。”

我打开电脑, 在网上查John换下的零部件, 价格是71.5英镑一个, 我指给先生看, 然后让他联系John。

先生也有点生气, 说John不应该欺骗他, 于是就打电话, 问John的零部件是从哪里买的? 为何与网上的价格差距很大?

John的态度很不好, 说零部件是这个价格, 但他付了Vat, 还用了一些电线等。但加上Vat(20%), 零部件的总价也只有85英镑左右, 再加上他的电线、连接件, 无论如何也不到120英镑。John改口说零部件总共100英镑, 可以退回20英镑。

我对先生说, 这不仅是20英镑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昨天John来做维护, 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却收了维护费100英镑。在他离开了Boiler马上坏了; 今天来维修, 又收人工70英镑。我问先生: “John的人工每小时多少英镑?” 先生说, 他没问, John也没说, 但一般水道工标准是每小时50英镑。我说: “既然一般是50英镑每小时, 为何你给他70英镑?” 先生说: “我想都没想过。”

先生很绅士, 很相信人, 从来没有问过价, 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我们搬来林肯后, 一直是John帮我们做Boiler的维护和保养。以前因为我工作忙, 从没过问; 今年因为疫情, 宅在家, 才有时间过问。可没想到, 一问一查, 竟发现其中有猫腻。

我问先生是怎么认识John的, 先生说: “看到他的一张广告, 就联系了他, 让他帮我们换了新的Boiler, 维护工作也是一直让他做的。”

我建议说, 既然John不诚信, 我们不宜再用他; 问问你的朋友们, 看他们有没有好的水道工推荐? 朋友推荐的更可靠。

先生说好的水道工不好找, 但他会去问朋友们的。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一个既诚信又技术好的水道工吧。

英国是一个诚信国家, 大部分人都是很可靠。但也有极少数的人没信用, 正所谓: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看来, 无论何时何地,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杜 鲁门·卡波特说: “梦是心灵的思想, 是我们的秘密真情。”

我们都是世间的凡夫俗子, 我们都会作各种各样的梦。可是有一种梦境, 和身边最亲密的人有关。一定会有那么一段时间, 这种梦境总会一直萦绕在午夜, 让人欲罢不能, 有时又欲续难期。

茫茫宇宙, 芸芸众生, 谁都无法保证, 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我们深爱的人, 很可能突然就离开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 且总觉得会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爱和温暖, 也很可能在旦夕之间就消逝了。

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无法面对也不愿接受亲人离开的事实。我们宁愿相信他(她)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宁愿相信他(她)只是生着我们的气暂时躲了起来。又或者以为他(她)是遇到了某种难事, 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我们身旁。这种不舍和眷念, 与梦境缠绕在一起, 有时候让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臆想和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 那该有多好。

我的父亲因为肝癌已经去世多年了。可我一直重复着一个梦, 我梦见父亲没有离开我们, 他只是患了一种奇怪的病, 不能见太阳, 不能接近任何光源, 而且会传染。所以母亲只能把他藏在一个黑暗的小柴房里。父亲很柔弱, 走路都晃晃悠悠的。可我宁愿是这样, 宁愿父亲是得了世界上最怪异的病, 可毕竟他还在, 还没有离开我们。这样的

皓 壁莹莹无痕, 仿佛铺满玉鳞瑶甲。我正向你展示手影戏, 你一脸坏笑着拉严墨绿色植绒窗帘, 启动了幻灯机。壑音强弱交替, 放映灯撑开光伞, 划破阴属性的角质层, 将彩色碎骨头、极光雪和月亮化石甩在墙上, 没有回声。扎根星河的五针松沉甸甸悬挂, 像垂亡的城堡, 供希腊人剥皮后缠绕羊毛。

“共享空间中的平行世界, 我脱口而出, 看耀眼长柄中灰尘翻滚, 符谶就要显灵……” 时莲被猫头鹰叫醒。花瓣层叠舒展, 猫眼里眨着绿眼睛。黑妖犬护驾左右, 一位老姬仪容庄严肃入岔路口, 高举火炬, 枯黄手臂上青筋如尺蠖爬行。冷风燃烧, 腐烂的血。众魂匍匐亲吻她的影子, 低唤“赫卡忒”[1]。月隐, 三幅面孔依次转动。她不是月盈镜像, 光的分身, 从来不是, 连独眼巨人也向她求饶, 但她不是。她只望隔云之诏赐她一枚咒语钥匙, 用来扭亮逆时针。

突然, 你扭亮台灯, 伞收拢, 墙上显现出我的轮廓。……阿尔忒弥斯拥有黑白分明的形躯, 她是古代的赫卡忒——新月冠, 象牙袍, 华贵猎车前金角鹿垂首恭候。她拉满银弓, 瞄准奔跑的雄狮, 眉尾任性挑起。卡吕冬野猪立即会意, 前去摧毁俄罗斯国土。她高歌猛进, 登上帕纳塞斯山与缪斯共舞。此时, 赫卡忒独自冥冥河岸边涂墨浪花, 瘦指撩拨比缀纹茂密的浪花, 间或向水鬼朝圣的脸报以浅笑。明明灭灭间, 我咬唇叹逝, 你却将幻灯机推到一旁, 连蹦带跳去翻找字母积木了。

你有和我一样乌檀色的头发和深褐色的眼睛, 有和我一样无限度的好奇心和探本溯源的劲头, 拥你入怀时, 我偶尔恍惚, 你究竟是源自于我, 被动在此居留, 还是借我为载体, 观光这个星球?

绘画构图中有个技巧, 单数模特优于双数。一只鸳鸯比一对鸳鸯有趣, 就像一个部首比一个字能引起遐想——它的另一半身何处? 它将与谁组成怎样的整体? 物理学中成对出现的广延量和能量量纲, 将产生迥隔霄壤的能量量纲, 比如体积和压力, 嫡和温度, 总磁化强度和磁场强度。那么, 你是我的共轭物理量吗? 代数学中, 若某虚数为实数系数方程的根, 其共轭复数必为该方程的根。那么, 你

段代洪(美国)

欲语还休的秘密真情

梦境总是在梦中出现。每次从梦里醒来, 我都泪流满面。

一位叫地明光的朋友说, 他梦见病逝的姥姥了。他梦见很久不见的姥姥坐牢回来了。姥姥像是坐了好长时间的牢, 腿都不能走路了。他赶紧喜出望外的迎上去, 扶住姥姥, 嘴里还不停的念叨: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一个网名为“心里住了一个人”的女友, 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她梦见自己在下班途中遇到之前因车祸去世的老公了。她含泪牵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她要他回家。他说他回不来了, 他说他现在变成女孩子了, 还告诉了她他的新名字。

一位年轻的父亲梦见自己因白血病夭折的女儿变成了小天使。女儿带着漂亮的头冠, 穿着好看的白色裙子。女儿绕着他快乐的飞来飞去, 一边飞, 一边咯咯咯的笑。年轻父亲从梦中醒来, 呆坐良久, 那银铃般的笑声久久没有散去。

一个署名“秋千的平行世界”的网友在我的微博里留言, 说在梦里见到外婆了。外婆穿着她生前常穿的暗红色衣裳, 可她变成了婴儿, 身躯很小, 但头还是成年人的样子。她轻轻抱着她, 外婆睡得很香很香。

一个叫棉花唐的女孩说,

他跟爷爷最亲。爷爷脑溢血去世那天是个周六, 女孩原本应该照常去舞蹈班的, 可是那天任由妈妈打骂, 她死活都不愿出门。结果那天爷爷突发脑溢血, 她是爷爷离开时唯一见着的亲人。后来女孩就一直梦见爷爷, 大多是她和家人围坐餐桌前吃饭的时候, 她总是隐约看见爷爷的脸贴在窗外, 满面微笑的看着她们。她想起身叫爷爷过来和她一起吃饭, 可是回头再看, 爷爷已经变成了一只蝴蝶, 但依然紧贴在她家的窗前。

多想再看到那亲切的笑容, 可是那笑容已经模糊。多想再听到那熟悉的声音, 可那声音已经漫漶。多想再听到那爱的责骂和呵斥, 可是已经没有了可能。

多想再给他(她)捶一次背。多想再给他(她)点一支烟。多想再给他(她)沏一杯茶。多想再牵一次他(她)的手。多想再给他(她)一个深情的拥抱。

人生就是这样, 有些人走

走着就散了。有些情, 说着说着就没了。离开的人此生再也无法相见。想要再见到他们, 就只有一种方式, 那就是在梦里, 藉由梦境抚慰一下心中深深的遗憾和苦苦的思念。

梦是开设在灵魂深处最隐蔽角落的小小隐秘窗口, 它所通向的宇宙夜空是灵性的。是亲人不曾消散的爱, 让我们始终魂牵梦绕。是我们不曾间断的深切思念, 留住了与亲人的缘。

今夜, 依然在梦里等你, 不见不散。

作者简介: 段代洪, 男, 汉族, 1972年生于中国重庆, 自由写作者。中国四川省绵阳市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在海内外报刊公开发表小说、诗歌、散文、随笔2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多年以后》、《春风十里》。作品多次被选摘。现旅居美国。



胡刚刚(美国)

与君缘·共轭

是我的共轭虚根吗? 和凤下的水面貌似翠羽翻, 实则俯仰异观, 那么, 你将如何颠覆我的海寰? 早已准备好迎接你的嵌合, 可我仍旧低估了你的冲击力。

林麓轩邃, 停憧葱翠, 枝蔓罅穴中锚定着无数线索, 月河一号, 帕纳塞斯山二号, 冥河三号, 岔路口四号, 咒语钥匙五号, “一四三五二”和“二五一四三”指向悬殊的因果, 你我唯有在探险中如履薄冰, 才不至铸成大错。三十六日落半, 二百五十六个日出日落, 多少次, 你堪比涸辙之鲋, 叫我仓皇失措, 亏得幸运之神力挽狂澜, 才容我以《惊》为题, 署记有惊无险的经过:

流星雨冲向海岭, 大规模袭击。最脆弱的一滴, 变成海星。——难孕

水土瘠枯, 花盆中的苹果树暴发红色预警: 宿主, 请给养如故! ——孕酮低

气球里霞光径直, 精致, 静止。非常规景致, 随机覆盖, 扎口, 等待膨胀系数, 赋值。——胎盘前置

偏旁错乱, 相位颠倒, 感光纸过度损耗, 已比命薄。——剧吐

玻璃钥匙摔碎了。香气从锁眼逃进萨克斯管, 怎么也填不满。——妊娠糖尿病 千万别睁眼! 梦与现实, 只距离, 两指。——宫颈缩短 烟囱被积雪挤扁, 海岸线迅速后退, 截获虫洞开头的, 光。——羊水过少

表盘碾压脊椎, 每一节粉碎, 都修改着原著的美。直到, 礼数缺眼前, 定稿, 把明天, 交给昨天。——催产

娥眉月在颤抖, 震荡着潮红色的光环山。雷声越来越满, 不等雨溢出, 就引来, 曙光的垂怜。——早产

记得你过轻的体积, 过弱的初啼, 还有那场过分残酷的骨肉剥离, 记得我来不及用双臂温暖你, 你就被移进保温箱, 我也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彼时, 我不知道隶属我的一切元素已被你收集, 打乱, 组装, 抛入你创建的全维度角逐场; 我更不知道, 你比我还像要像我本人, 以我似曾相识却有不及的招数, 翻倍了我的自制力、洞察力、想象力, 进阶了我本性中跃跃欲试

的逐新趣异。我不再是阿尔忒弥斯。你给我的启迪, 多于, 我给你的照庇。

你赐予我重生的感官和感官中重生的世界: 双开门橱柜化身怪兽, 古铜圆把手是它的明眸, 嘴巴一张, 就冒出洁净衣衫的清香。松糕般的云, 被这只啄木鸟啄成数不清的雪花, 雪片像闪粉贴纸, 忙着把树枝和天空粘起来。围巾不是围巾, 是狐狸富余的尾巴; 橘子不是橘子, 是小人国里的南瓜。

你的语言尚未结识掩饰, 你的思路是布朗运动的诗: “紫衣架, 黑恐龙, 棕皮球。一二三四, 五六九。” “橡皮泥一口吃掉蚂蚁, 猎鹰翅膀下躲着两架照相机。” “枫香树结出好多猕猴桃味的棒棒糖, 蒲公英的窝窝里印着太阳四月的签章。” 浑然天成的韵脚对我咯咯笑, 追逐比吻更甜的心跳。

你的直言是你不自知的哲言, 简约中的重量令我惊艳。学习蝌蚪变青蛙的时候, 你问我婴儿会变成什么, 我答幼儿, 青年, 中年, 老年, 然后死去。你问再然后呢? 我一时语塞, 你却恍悟: “一定, 又变回婴儿。” 接着, 你告诉我, 如果蝌蚪昨天是蝌蚪, 明天是青蛙, 那么昨天公园里的我、刚才电话里的我, 和现在在你面前的我, 不算同一个我。所谓“一切皆流, 无物常住。” 你澄澈的语音充盈着我的鼓膜, 挥拂尘羁, 让恬愉如粉蓝色珠光气球般轻轻飘升, 轻轻, 吊起我的嘴角。蝌蚪之所以能在超短期内完成向青蛙的发育, 要归功于其体内的胶原蛋白具备量子隧穿效应。你的认知是否也隧穿于历史, 捎带了几分古朴的睿智?

你植入我血脉的原子已长成我的同位素, 在脱离我之后化作我的同素异形体。你以完整的生命力完整了我童年缺失的记忆, 也完整了我自己。今后, 你将逐步摆脱我的继嗣, 演变为我的副本, 衍生物, 同分异构体, 演变为我不再出镜却视作和隋之珍的续集。随着与我相似度的不断降低, 你终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你, 我也终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赫卡忒。待到东旭轮回时, 你将自如弹拨琼瑶楼中悍赫千里的冰丝弦, 而我不过

袅袅余音, 残虹香屑。

想起天文学读物上介绍的天琴座β——由主星和伴星组成的半分离双星系统。基于两星距离过近, 彼此间的万有引力足以将对方光球层的物质拉伸出来。于是原本大质量的主星用自身物质源喂养伴星, 用气体尘埃掩护伴星, 延迟伴星的演化。流光如箭, 伴星现已远远重过主星, 却依然处于方兴未艾的主序星阶段, 主星不但损失了初始质量的四分之三, 还畸变为可怖的椭球体。食变星——这个无私到令人望而生畏的术语, 定义了冰冷宇宙中沧海一粟的热量。谁值得享有如此无度的特权? 我愿让你, 且唯独让你接近我, 接近到足以攫噬我的范围。我愿给你, 且持续给你我的全部, 以便你摧毁我后一无牵挂地绝裾而去。若你落纸, 鸾翔凤翥, 珠零锦粲, 不必留我片光零羽, 我也慰怀; 若你筑楼, 雕楹碧槛, 飞阁流丹, 无需邀我品而第之, 我也欣然。为了你, 我值得, 我值得, 我全得, 因为, 你值得。

当然, 这是我的私密信条, 你不会知道。

清晨, 你看着挂钟, 唱《小兔子乖乖》, 唱《鲨鱼宝宝》, 唱《数鸭子》, 唱《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看着你; 黄昏, 你看着窗外, 对灌木丛说晚安, 对路灯说晚安, 对汽车说晚安, 对萤火虫说晚安, 我看着你。“寒来暑往, 暑至驰辉永。” 世人浮躁, 你豪爽观鱼, 我尽量减缓呼吸, 同步你的节奏。渐渐, 时间越来越慢, 我想一直看着你, 在我还能看到你的时候; 渐渐, 世界越来越小, 有你已经足够, 连我, 也是多余。

注: [1] 希腊神话中阿尔忒弥斯是月盈女神, 象征处女。赫卡忒是月亏女神, 又叫三相女神, 象征老妪。

作者简介: 软件测试架构师, 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硕士。生于北京, 现居美国。

